

首届中华武侠小说大奖获奖作品



周 郎

鸳 鸯 血

下册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中华武侠小说大奖获奖作品

鸳
鸯
血

周
郎

下
册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(滇)新登字 01 号

出版总监:程志方

组稿编辑:张 维

责任编辑:张 维
封面设计:西 里

首届中华武侠小说大奖获奖作品

鸳
鸯
血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(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)
四川眉山新华彩印厂印装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印张:28.625

字数:660000

周
郎

1995 年 9 月第 1 版

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0

著

ISBN7—222—01840—9/I·491

定价:33.50 元

4. 问 罪

胡不喜住在破庙里，破庙就是他的家。这个家他住了十几年了。

现在胡不喜便躺在庙中的一张破草席上，冥思苦想。

杜四的逃走，打乱了他的算盘，但也算从中得到一点眉目，那就是：杜四是个知情人，他之所以逃跑，乃是因为做贼心虚。

杜四这条线，显然更难查了，腿上有脚，谁知道他会跑到哪儿去呢？

那么，剩下的线索，那三个外地人，也是同样茫茫无处可寻的了。

胡不喜烦躁不安，坐卧不宁，不停的长吁短叹。

他摸着衣上的扣子，一个一个慢慢摸过去，再一个一个摸回来。

谁都没有注意，胡不喜虽然是个混混，破衣烂衫的，衣上的扣子却总是不多不少，而且总是这么几个扣子。

门外有脚步声，很急也很轻，像是一个女人的脚步声。

胡不喜不由一怔：“什么女人会来这里？上香么？不可能呀……这个破庙可一直没有香火的，就算这人是来上香的，可现在是在半夜呀。”

正自惊疑，庙门被踢开了：“小麻雀，胡不喜！”

这人竟知道他的名字，胡不喜颇觉讶然。因为，知道他大号的人，这条街上可没几个。

隐隐约约的，一个苗条的身影立在门口：“胡不喜，你在不在？”

“在，在，在，在哩！”胡不喜一骨碌爬起来；“这位大妈，你找我干什么？”

“我不是你大妈！我是李锦文！”

“李锦文？哦，你是李同春的……请坐请坐……让我点起灯来。”

火折子一闪，灯亮了。

果然是李锦文，手里却提着一柄长剑，青光闪闪的，看起来很是吓人。

“李姑娘，你……你提着剑干什么？”胡不喜慌了，连着退了好几步。

李锦文恶狠狠地道：“找你算帐！”

“咱俩……嘿嘿……有什么帐好算？”胡不喜可怜巴巴地道，他是想蒙混过关。

“你想赖帐？”李锦文长剑一摆，猛敲着唯一的一张破桌子。

“不敢。喂，你可不能打它。我就这么张桌子，坏了你赔呀！”胡不喜心疼极了。

李锦文惊讶地看看胡不喜，又看看桌子，一撇嘴角：“一张破桌子，算得了什么？”

胡不喜愤愤不平地道：“敝帚自珍哪，这道理你不懂。”

“废话不说，”李锦文狠狠敲了一下桌子，然后不敲了，长剑指向了胡不喜：“我要问你几个问题。”

“好，你问吧。”胡不喜开始大放刁劲儿，两手抱胸，坐在桌子上：“只要能答上来的，我一定回答。”

“你……你干吗……欺负人？”

“我怎么欺负你了？”胡不喜一脸的茫然，“我欺负过你吗？什么时候的事？”

“你还……犟嘴，那个……药方！”

“药方的事儿，我已经道过歉了。”

“不行！一句对不起就算了？哼，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！”

“那你说怎么办吧。”

“我要你……我要杀了你！”

胡不喜一哆嗦：“哎，杀人可不是当着玩的。何苦来呢，不过是一句玩笑……”

李锦文恼羞万分：“不许你拿我开玩笑。”

“好好好，是我的错。要不，我叫你三声‘姑奶奶’，算咱俩扯平，”胡不喜无可奈何的央求道：“四声？五声……”

“放屁！”

胡不喜惊奇地笑了起来：“哈，你也会说这些好听的话？这可不像千金小姐说的话哟！”

李锦文一挥剑：“我要杀了你！”

“这是你第二次说了。”胡不喜笑嘻嘻的。

李锦文眼中凶光大盛：“你以为我不敢杀你？”

“敢，敢，敢！只是……你干吗一定要杀我呢？”胡不喜颇为为难：“好像你也没有什么非杀不可的理由吧？”

“你欺负我！”

“就这么点理由就杀了我？”胡不喜跳了起来，吃惊地瞪大了眼睛。

刷刷刷三剑，李锦文出手了。

李同春的女儿，武功自然不凡，胡不喜闪了几闪，躲开了，一面尖声大叫起来：“喂，你住手，住手！”

李锦文长剑一收，冷冷道：“想不到你这么没出息。”

胡不喜火了：“我没出息？好端端蹦出一人来，平白无故地要杀我。换了你是我，你也会没出息的。”

李锦文傲然道：“我不会。”

胡不喜的火没了：“好姑奶奶，你就放过我这一回好不好？”

李锦文大叫道：“我一定杀了你。”

“真杀假杀？”

“真杀！”

胡不喜叹了口气：“真杀死了我，你心里很快活？”

李锦文一怔：“当然。”

“那你杀吧！不过……你杀了我之后，能不能救活我？我还有事情没办呢。”

李锦文又是一怔：“你——”

“你要是没把握救我，还是不杀为好。”

李锦文恶狠狠地道：“我要你……”

胡不喜飞快地应道：“嗯，你要我。你要我干什么？”

青光一闪，胡不喜的左臂中了一剑，痛得他大叫一声：“你真要杀我？”

李锦文看看手中的剑，再看看胡不喜左臂的伤口，咬咬牙，叫道：“正是！”

胡不喜跳了起来，急怒之下，大喊大叫：“我告诉你吧，你这个小骚娘儿们，你的右手为什么不会动，你知不知道？因为你吃得太好了，过得太舒服了，没有一件事不称心的，但有一件事你办不到，因为你是个大姑娘了，你想男人了……”

李锦文运剑如风，剑光裹住了胡不喜。

“你想男人了，但你又没办法得到男人，因为你太傲太娇了，不愿说出来。你爹妈眼睛生在头顶心，只看见天上仙人咧。你是想男人想过度了，郁结于心，所以才会生此奇症的！我开的药方……”

胡不喜连连中剑，浑身鲜血，但身法仍是极快。

“药方十分重要。你照方一试，包准管用。我胡不喜开方子，

向来是如假包换的。若是方子无用，尽管来找我，我负责到底！”

李锦文一收剑，冷冷道：“你说的话，可能作数？”

胡不喜拍拍心口，正拍在一道伤口上，痛得一哆嗦：“信不信由你。”

李锦文道：“我记下了。这是伤药，你……”

一个小白瓶儿滚到了胡不喜脚边。

胡不喜一抬脚，一声脆响，瓶子碎了：“我不用你假惺惺的……你要杀我就杀，不杀就快滚！”

胡不喜快气疯了，这个该死的臭丫头。

李锦文愣愣地看了看地上的药瓶碎片，倏地转身跑了。

“快滚，滚远些！老子不想再见到你。”胡不喜恶狠狠地冲她背影吼叫道：“你个臭丫头！”

5. 无奈

胡不喜无可奈何了。

因为他发现，线索都断了。

想找那三个外地人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杜四又逃走了。

尤其是昨晚李锦文那一闹，更让胡不喜发蔫。为今之计，还是先上张神仙故居去，或许有些眉目也未可知。

胡不喜无精打采地爬了起来，一个哈欠接一个哈欠，然后是伸懒腰，折腾了好半天，眼皮好不容易才睁开了。

眼睛睁开了，下一步是洗脸。胡不喜踉踉跄跄走到河边，脱下衣裳，只穿一条大裤衩子，一个猛子扎下了河。

胡不喜洗脸，就是这么洗的，十几年如一日。

胡不喜钻出水来，手里掐着一条大青鱼，足有尺长。早饭也有了。胡不喜的早饭总是一条鱼，十几年如一日。

开膛剖肚，刮鳞去腮，胡不喜生起一堆火，将大鱼身上糊些河泥，用木杈一叉，放在火上烤了起来，——十几年如一日的动作。

鱼香诱人。

“哈，好香好香！”身后一人怪声叫了起来，接着便是咽口水的声音。

胡不喜笑道：“你要想吃，过来坐下。”

混混们一般都挺大方的。

那人果真走过来，一屁股坐在火堆边：“早晨还真有点凉，烧烤火倒也挺不错。你出鱼，我出酒。”

这是个五十多岁的老伙子，鹑衣百结，蓬头垢面。他伸手拍了拍腰间的一个大红葫芦，得意扬扬地道：“陈绍，二十年了！”

胡不喜不屑地道：“二十年的陈绍，亏你还好意思向我摆谱！”

老伙子一呆，气道：“你找一滴出来我就服了你！”

胡不喜笑道：“老伙子，你好不识相。你吃我的鱼是白吃，出不出酒都没关系，又何必拿你的酒来炫耀。”

老伙子又是一呆，笑了：“妈的！你小子讲究还不少。……要有油盐酱醋什么的一蘸，就更好了！”

胡不喜瞪眼道：“你懂不懂吃鱼？这样做的鱼才新鲜呢，老子吃了十几年了。”

老伙子无奈：“好好，听你的，听你的。”

不一会儿，胡不喜觉得鱼已烤透了，便收回木杈，待泥封稍凉，拍开取出鱼来，分成两半，连头带前一半递给了老伙子：

“请请，趁热赶紧！”

封泥剥去，鱼香四溢，那是一种清纯的香味。

老化子吃得赞不绝口，吃完了，才想起还没请人家喝酒呢。

“这个……真是……哈哈……不好意思。”

“往日一人一条，今日被你吃了半条，肚里还不饱。你要请我喝酒么，咱们去找个酒楼，怎么样？”

“你出钱？”老化子眯起眼，一脸坏笑。

“难道我还会让你破费么？”胡不喜不高兴了。说也是，老化子如此问，就颇有些瞧不起他的意思。

混混们有一个毛病，最喜欢打肿脸充胖子，最怕别人瞧不起他。

他们从来不考虑是不是充得了胖子，自己的行为是不是让人瞧得起。

“老化子，你的酒还真不错！”胡不喜酒量不豪，饮了两碗之后，已是玉山颓倒了。

“你小子就这么点儿能耐？”老化子一脸的不屑，嘴角直撇到耳根子。

“什么这么点儿能耐？”胡不喜一拍桌子，怒气勃发。

“三口酒就不行了，啧啧，老子找错人了。”老化子抱起酒葫芦，飘然而去。

“回来！”胡不喜叫了起来，老化子却头也不回，扬长而去。

胡不喜趁势追去，口里一边叫道：“有种的别走，咱们再拼上三百杯！”

他也没钱付帐。

胡不喜溜到破庙里，刚坐下，老化子进来了：“你小子不笨，

知道没钱就溜。”

看来老化子也是因为没钱才先跑的。

胡不喜哈哈大笑：“化子，咱们挺投缘！”

“你是张神仙的弟子？”老化子坐了下来，开口就问。

胡不喜不笑了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老化子。”

“我问你的真实姓名。”胡不喜很不高兴了。

“为什么要告诉你？”老化子也不高兴了，沉下了老脸。

“你要问我问题，自然也得回答我提出的问题。”

“好吧，老子姓卫，卫不败，听说过没有？”老化子面上颇有几分得意之色。

“没有。”胡不喜真的不知道。

卫不败气得一撮山羊胡子：“你竟然如此孤陋寡闻？”

“你算什么了不起的人物？”胡不喜又不高兴了。

卫不败一怔，笑了：“他妈的，你小子火气还不小，你叫什么？”

“大号胡不喜，绰号‘小麻雀’。”胡不喜拍拍心口，昨晚的剑伤还没好，痛得他又是一哆嗦。

“我说呢，你叫‘不喜’，难怪总是不高兴。”卫不败恍然地拍拍头。

“那你叫‘不败’，就总也没有败过么？！”胡不喜自然又不高兴了。

“自然了！”卫不败十分自豪。

胡不喜疑惑地看看他，哈哈大笑起来：“好好，咱俩倒像是‘不’字辈的兄弟了。老子就喜欢吹牛的人！”

卫不败气急败坏：“你说我吹牛？”

胡不喜慢慢笑道：“你从未败过么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那么我就知道你为什么没败过了。”

老化子一瞪眼：“你知道甚么？”

“老子为什么不知道？你生平只找武功比不上你的人打架，自然没有败过了。”胡不喜笑哈哈的。

卫不败一蹦三丈高，头顶在大梁上撞了一下，又跌落下来，口里奇道：“你小子怎么知道的？”

胡不喜哈哈大笑：“想当然耳。你为了不败，才出此下策的，所以你叫‘卫不败’。我叫胡不喜，意思是：‘为什么不高兴呢？’这是一个反问的句子。噯，你读过《诗经》没有？”

卫不败气哼哼地道：“老子读那破玩艺儿干什么！”

“‘既见君子，云胡不喜’，我胡不喜乃是君子！”胡不喜强解诗经，得意洋洋，欺负卫不败不懂。

卫不败在原地转来转去，又倏地停住：“你是不是张神仙的徒弟？”

“不错！只是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哼，天下没有我老卫不知道的事情。”

胡不喜冷冷道：“那么，你也就知道害死我师父的人是谁了么？”

老化子卫不败一怔：“你师父不是摔死的么？”

胡不喜黯然摇摇头：“不是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这个你就不用管了。”胡不喜冷冰冰地，一点儿好脸色也没有。

卫不败恶狠狠地道：“张老儿死了，你便是祸根！”

胡不喜仰天一躺：“你要杀我么？干吗不在酒里放毒？我的武功极低，你现在动手也还不迟呀！”

卫不败冷冷道：“你真想死？”

“自然不想。谁要想死，那才怪了。”

“你既不想死，那就好，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负责保护你的安全。”

“我现在很安全，用不着什么人来保护。”

“你知不知道近日大批高手会云集到这里来？”

胡不喜坐了起来：“不知道。”

“他们来干什么，你知不知道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他们是来找你的！”

“找我干什么？”胡不喜莫名其妙，一头雾水。

“因为你是张神仙的徒弟呀。”卫不败跷起了二郎腿，金刀大马地坐在破桌子上。

“我师父已死，他们找我能有什么事呢？”胡不喜觉得不可思议。

“你真的不知道？”卫不败眼中泛出了凶光。

“不……不知道。”胡不喜打了个寒噤。

卫不败眼中的杀气太浓了。

“你如果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的话，那就太奇怪了，不过，我想你会告诉我你知道的！”卫不败阴阴一笑。

“为……为什么？”胡不喜心惊胆颤，面上神色惊惶之极。

“因为你喝过的酒中，我已放进了大量的‘阴阳合欢散’。”

胡不喜跳了起来，颤声叫道：“你……你为什么害我？”

卫不败笑了：“这阴阳合欢散的威力么，也不甚大，但你若三日不说出来，便是你的死期到了。这三日内，自然会保护你的！”

胡不喜头中一阵晕眩，不由伸手想扶住样什么东西：“你

……你要知道什么？”

卫不败跳上桌子，一把拿住了他的曲尺穴：“我要你自己说出来！”

胡不喜急道：“你说出来，我才知道啊。”

卫不败冷冷一哼，翻手一掌，击在地上，地板顿时移开了，露出了一个黑乎乎的洞口。

胡不喜欲待惊呼，已被卫不败点了哑穴，卫不败右手一推，胡不喜便跌落下去。

胡不喜跌落时仍止不住惊讶，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屋子下几时有了这么一个地道。

卫不败警觉地四下游走一遍之后，打了个哈哈：“好小子，你不说也罢。三日之后我再来，你若还是不说么……哈哈……”

卫不败笑咪咪地出了门。

胡不喜现在才真的是无可奈何了！

6. 盘 问

胡不喜原来挺喜欢卫不败的，现在不仅不喜欢，还很厌恶他。

他被扔下地洞之后，旋即被人打昏了，被带到这里。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，只觉得浑身都不得劲儿。他知道，阴阳合欢散的药性已经开始发作了。

他是神医张神仙的徒弟，自然知道阴阳合欢散的作用。

服下阴阳合欢散的人，药性一发，便觉情欲如潮，三日之内不服解药，自然身亡。

若然三日内阴阳交合，则药性可缓发，但不得解药，终究会死的。

可见卫不败是何等的歹毒了。

胡不喜到这个份儿上，只有服软了。

卫不败笑吟吟地走了过来：“胡不喜，你又叫‘小麻雀’，对不对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那么，这几天，你的‘小麻雀’，会很舒服的！”卫不败邪邪地笑道。

“卫不败，你到底想知道什么？你问什么，我说什么！”胡不喜低三下四，一副可怜相。

卫不败满意地点点头：“看来你的小麻雀有些不对劲儿了。那好，我问你，你是什么时候认识张神仙的？”

“六年前。”

“什么地方？”

“我家里。”

“那个破庙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怎么认识的？”

“他去找的我。”

“唔……差不多，看来你小子没有说谎。”

“不敢……不敢……”

“他当时告诉你什么了？”

“他说想收我为徒，问我愿不愿意，我说愿意。”

“他没有告诉你，你父母是什么人吗？”

“他说……我父亲是胡春，母亲是田梅宝，他们都被人害死了……”

“唔，没说假话。他告诉你仇人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他怕我去报仇，枉送了性命，还说那人武功太高了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他留下几本医书，走了。”

“医书？书呢？”卫不败跳了起来。

“三个月后，还给他了。”

“胡说！”卫不败咆哮起来。

“真的呀。”

“我问你，他是怎么教你武功的？”

“三个月来一次，晚上教我，每次连教三夜，然后就走了。”

“医术呢？”

“同时教，大多是教我看书。”

“什么书？”

“医书啊！”

“有没有一本武林秘笈？”卫不败迫近了，神情古怪之极。

“什么秘笈？”

“《太清秘笈》！”卫不败一字一顿地念了出来，似乎每一个字都有千斤之重。

《太清秘笈》！

轰动武林数十年的《太清秘笈》！先是宋朝元夺到手，终被人杀死，其后何一弓和血鸳鸯令主等人也都得到过，也都死在这本秘笈上。一代大高手“蝴蝶戟”何出，何一弓的儿子，也因这部秘笈丢掉了一只胳膊。

情况几乎都是一样的：得此秘笈后，习成武功；被人发觉后，人亡书佚。

胡不喜吓了一个哆嗦：“没有，没有！”

卫不败眯起眼睛，恶毒地道：“有！只是你现在不肯说而已。”

胡不喜怒道：“为什么你非得认为我有这本秘笈呢？”

“因为你是张神仙的徒弟。”

“这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当然有了。因为你父母便是因秘笈而死，其后秘笈不知所终。你母亲曾经是血鸳鸯令的令主。”

“这个我知道。”

“秘笈是你母亲的上一代令主从何出手里夺过来的。‘蝴蝶戟’何出，你知道吧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看来你知道不少东西！秘笈传到你母亲手上之后，事有凑巧，被一个人发觉了，于是血鸳鸯令遭到了致命的打击！”

“谁干的？”

“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你母亲死后，你父亲锐意报仇，也被暗杀了。”

“我会报仇的，我！”胡不喜狂叫起来。

卫不败冷笑道：“那要看你能不能先过我这一关！只要你交出秘笈，我便放了你，还会助你报仇。”

“我没有！”胡不喜简直要气疯了。

卫不败点点头：“看来你还能挺得住。我会让你说实话的。”

卫不败转身走了，只留下胡不喜一个人，狂吼乱叫。渐渐地，胡不喜的声音嘶哑了。

“卫不败……我操你姥姥……老子要……要把你……千万万刚！”

天黑了。